

几年前，我还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时，接待过一位德国外教。他叫“强生”，与婴儿爽身粉同名。来上海前，强生在青岛工作了好几年，有一个青岛女朋友，中文说得很溜。他不需要我去机场接，自己辗转地铁、公交车，一路来到我们学校。一见面，他就问我：为什么这里的人说的不是中文？

强生在地铁和公交车里听了一路上海话，他发现，上海人说的不是中文，要不为什么和青岛人说的中文完全不一样？我向他解释了半天有关方言的问题，他耸了耸肩：中国太大了，那根本就是两个国家的语言！

强生的话让我从小到大大生活在上海的我顿惊，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，即便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也不能用我的语言代表所有的中国人说什么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。强生的话还让我有些迷失，我不能确定，我对我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，以及我意欲为之书写的文字，是不是准确地写出了我真实的、真正的故乡？

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公众号读到一篇文章，叫《人类从未抵达的地方是哪里》。人类的痕迹已经遍布整个地球，我们占据了陆地，我们在空中飞行，或者潜入最深的海洋底部，我们甚至还登上了月球。然而有一个地方，我们却从未抵达，那就是地球的核心。我们甚至还远远谈不上哪怕是接近地球核心的程度。茂盛的植被让我们循迹到水源，月有阴晴圆缺让我们知道星球之间聚散离合的关系，地球浅层以及表面的众多生命活动，都与那个我们从未抵达的核心有着密切的关系，那里藏匿着无数还未揭晓的秘密，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，却无论如何抵达不了它，即便它就在我们脚下。

2010年4月，冰岛火山爆发那些天，正要从爱尔兰赶往伦敦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原计划飞往敦伦，因火山灰弥漫，空中交通瘫痪，

## 我们从未抵达的地方

薛舒

只能走陆路和水路。从都柏林出发，到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港口，转乘开往苏格兰的轮船，横渡爱尔兰海北海峡到斯特兰拉尔，再乘汽车到英格兰的卡莱尔，然后搭上火，到普雷斯顿，最后转乘开往伦敦的火车。这一路，始终处于忐忑不安中，因为那不是熟悉的东方故乡，而是在遥远的西半球，在与我们不同语言、不同习惯的人类当中行走，我略觉恐慌。

终于坐上开往伦敦的火车，同行的吴亮老师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，他戏言：如果冰岛火山继续喷发，我们就飞不回去了，这样我们可以考虑在英国成立一个上海作家协会的分会，当然，爱尔兰也需要一个办事处。一行人轰然而笑。

火车安静而平稳，轻微的摇晃把我带进遥远的历史。一千九百多年前，维苏威火山爆发，一个叫庞贝的城市被掩埋，古罗马时代的灾难仿佛正在重演，彼时，我脑中想到的，是一个叫“客死他乡”的词，以及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，“死也要死在家里”。“死也要死在家里”，这是东方文化的重要根脉，我却在西方的土地上，才第一次这么郑重地想起这句话。

从都柏林一路辗转到达伦敦，已是午夜一点。因是周末，街头灯火通明、喧闹似白昼，宽阔的街道和高大厚重的老式建筑在霓虹灯下闪烁着城市特有的光……忽然有一种错觉，好像，我并不是身在英伦，而是在上海，外滩边上那条叫做中山东一路的江畔，那些建筑，那些灯光，那些渗透在空气中的无以名状的气息，不可阻挡地透露出上海的质地。是的，在这之前我从未到过伦敦，可它与我的故乡竟如此相似。

彼时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会不会，那些我们从未抵达过的地方，其实是我们灵魂的故土？或者，我们生活在一片土地上，而我们的心，却从未抵达过它？



## 停泊枫桥

周音莹

诸暨，一方藏贤纳古的土地，枫桥，是最令人感叹的风雅小镇。停泊枫桥，一处处古韵名胜带着浓厚的文化气息，于历史的隧道接纳我们无限的遐想。

走进大庙，最爱站在那一座雕金翘檐的古戏台下，遥想生旦净丑在岁月里轮回。

既称大庙，果然是有供奉的。这里供奉的不是神，却是人，是三位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古代理相公。三位相公的塑像栩栩如生，白脸的是砍柴为生的杨相公，红脸的是卖汤圆做生意的潘相公，黑脸的便是打猎烧炭的柴相公。“利济苍生”“鸿慈永佑”“三侯同仁”“有德之心”等几面牌匾传递着枫桥人民从古至今以善为美的和谐，我想：这，就是大庙的精神支撑所在了！

傍晚时分的紫薇山在不减灿烂的阳光显得格外明媚，小天竺靠山而踞，是闻名已久的一座小园林。

依名所思，此处名为“小天竺”，定为佛事之圣地。原来这里曾经是枫桥一骆姓明代官员的私家别墅，本来与佛事并无一丝关系，纯粹是修身养性的私家花园。后来又因骆家老祖母笃是信佛，在园中塑了观音像，而骆家代代出进士，被世人传为是观音所赐，于是有了“小天竺”这个别称，且香火旺盛。至今，枫桥的老百姓如若家有学子，亦去小天竺烧香的习俗。

缓步而行，只见亭、池、廊、岩，一步一景，真正是应了一联：“有山有水有林亭映带左右，可咏可觞可丝竹怀抱古今”！品味之间，不由想

起南宋时与朱熹、吕祖谦并称为“东南三贤”的学者张栻在游览“灵隐天竺”写下的诗句：“何年释簪绂，于此独幽栖。”

东化城寺塔亦与紫薇山相融洽，此塔据说是目前诸暨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，建于北宋元祐七年，是浙江省仅存的六座宋塔之一，就冲着这般理由，哪还有上山观塔的犹豫呢？

一边登山一边左顾右盼，但见远处枫水潋洄，浩浩淼淼；岗上青松参天，东化城寺塔就在这里矗立了近千年，竟依旧是那样巍然。仰望塔身，直刺苍穹，古朴中透着厚重的威严，这就是历史。沿途听到诸多关于枫桥才子名士的传说，收获甚丰，大叹此行果然不虚。

夕阳西下，一日毕竟太匆匆，就仿佛是读了书的人才明白自己读的书甚少一般，当人们停泊枫桥，顿然感慨这座古镇的底蕴实在是太让人惊叹不已了！

## 花漾桑洲

简平

桑洲地处浙江宁海西南隅，历史上为台州通宁海、宁波之要口，古代设有驿站。桑洲境内丘陵起伏，双尖山海拔532米，叉角平海拔682米。发源于天台的清溪自西向南蜿蜒入海，流水潺潺，岸柳拂面。风景最优美的莫过于秀屿山，山的东面有古桑洲驿丞厅遗址，北首则有烽火台废墟。我去过一些山势更为高峻的地方，为了农耕，那里的梯田犹如旋梯，直上云端，不曾想，桑洲因多凶峦，所以，农田也是层层叠叠。

先前，桑洲以茶闻名，我曾品尝过“双尖香茗”，口感清新，还有些许的甜润。这里的人们利用春茶在宁波境内发芽最早的优势，一直着力打造“望海早茶”基地，推进以茶叶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进程。然而，现今，桑洲更为出名的却是它的“花事”了。每逢三四月间，梯田上开满了黄得泛出金光的油菜花，满山满坡，蔚为壮观，吸引无数的人们前来赏花，完全盖过了一年一度的“品茶会”的风头，于是，当地顺势而为，索性将精英“品茶会”改为草根“油菜花节”，倒是愈益红火。我在专门修建的登山步道和观景平台上，除了看到摇曳的油菜花，便是人头攒动了，心想，现在喜好休闲旅游的人真是越发恣肆，四处勘踏开发景点，在口口相传下，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传统“面貌”。油菜花非常平凡，随处可见，但像桑洲这样依着梯田次第而上开得漫山遍野的确实并不



多见，可与江西婺源源的江岭相媲美。

既然人们纷至沓来，理应不循旧秩，以开放的姿态，欢迎天下所有慕名而来的赏花人。于是，桑洲不仅开拓更多的油菜花种植面积，而且另外增辟其他花田，紧接着油菜花之后，人们还可以观赏格桑花、牡丹花以及彩色水稻，由此形成了“花漾桑洲”的特色农业。花儿相继绽放，花事不败，也是赏花人的福分了。我想象着格桑花和牡丹花在梯田和山野里盛开、彩色水稻随风起伏摇摆的样子，未见已醉。

沿着花径，从南山村往深里走，便可到夏家村了。那是一个古村落，据当地《夏氏宗谱》记载，该村于明朝正统年间，自外村迁徙而来，至今，在村里的水路下地带，完好地保留着建村时就有的古树群，最老的至少有800年以上的树龄了，被国家林业部门列入一级保护的古树就有16株，有枫树、榉树、楠树、樟树、沙朴、红豆杉等，形状奇特各异，高

高地耸立在土坡上，遮天蔽地，将悠悠光阴悉数收取。这片古树群远离尘世的喧嚣，格外宁静，徜徉其中，只听得见鸟雀的啾鸣和吹过的风声。村里那些古老的宅子已然颓唐，有的在山火过后成了遗存。小山村显然经济尚不发达，但从石阶旁不时探出的粉红的桃花、洁白的梨花、紫色的草籽花到金黄花海的油菜花，都在孜孜寻觅着新的生机。

桑洲民风淳朴，如今，前来观花的人一年更比一年多，乡村为此付出大量人力和财力以修路筑台，维持秩序，方便游客，但是，从来不设关卡，从来不收取一分钱“门票”。只是仍有游人随意采摘，践踏，抛掷垃圾，令都是自家种植的村民们心惊肉跳，连我都心疼地看不过去。殊不知，赏花人只道花儿好看，但对于村民来说，油菜花的真正价值还在于花谢之后，果实会开裂散出种子，可以榨出名闻遐迩的纯正、天然、没有污染的桑洲老街菜籽油来。

